

Dialogues transculturels
franco-chinois
Influence et traduction

跨時空的漢法文化對話
(上) 影響與轉譯

林志芸◎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跨時空的漢法文化對話 / 林志芸主編. -- 初版. -- 桃園縣中

壠市：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市：遠流，2013. 04

冊：公分

上冊，影響與轉譯

下冊，差異與傳承

ISBN 978-986-03-5886-5 (上冊：平裝)

ISBN 978-986-03-5887-2 (下冊：平裝)

1. 中國文學 2. 法國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7

102000198

跨時空的漢法文化對話

(上) 影響與轉譯

主編：林志芸

執行編輯：許家泰

編輯協力：簡玉欣

出版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桃園縣中壠市中大路 300 號 國鼎圖書資料館 3 樓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展售處／發行單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電話：(02) 23926899 傳真：(02) 23926658

劃撥帳號：0189456-1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2013 年 4 月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新台幣 270 元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03-5886-5 (平裝)

GPN 1010200178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目次

序	5
· 「在消失的遠方，尋覓學生心靈的回應……」 ——胡品清與諾艾依夫人的抒情詩比較研究 林德祐	9
· 社會、歷史和語言：賴和的〈一桿「稱仔」〉 與法朗士的〈克拉格比〉 盛鎧、許綺玲	39
· 從《人間喜劇》到《紅樓夢》——虛幻下的寫實 甘佳平	65
· 阿鐸：戲劇、身體、中國想像與文化混雜 翁振盛	101
· 法國華裔之跨界對話：析論《天一言》、《生命二重奏》 的「永恆」主題 張彪卉	133
· 翻譯馬里伏戲劇中的文字遊戲——以 <i>La Double Inconstance</i> 和 <i>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i> 為例 林志芸	161
· 漢法筵席飲酒禮俗差異 蔡倩玟	183

跨時空的漢法文化對話

(上) 影響與轉譯

林志芸 主編

目次

序	5
· 「在消失的遠方，尋覓學生心靈的回應……」 ——胡品清與諾艾依夫人的抒情詩比較研究 林德祐	9
· 社會、歷史和語言：賴和的〈一桿「稱仔」〉 與法朗士的〈克拉格比〉 盛鎧、許綺玲	39
· 從《人間喜劇》到《紅樓夢》——虛幻下的寫實 甘佳平	65
· 阿鐸：戲劇、身體、中國想像與文化混雜 翁振盛	101
· 法國華裔之跨界對話：析論《天一言》、《生命二重奏》 的「永恆」主題 張彪卉	133
· 翻譯馬里伏戲劇中的文字遊戲——以 <i>La Double Inconstance</i> 和 <i>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i> 為例 林志芸	161
· 漢法筵席飲酒禮俗差異 蔡倩玟	183

序

為慶祝中大法文系成立三十週年，我們於2010年10月8～9日舉辦「漢法文化對話」國際研討會，大會使用語言為中、法文。

本系原於研討會公告中訂定討論「傳統與現代」、「父源與母源之文化遺產傳承」、「當代文化與傳統習俗」、「節慶與日常性」、「同一、異化、變異」、「翻譯、轉移、遷徙」、「可理解與不可理解」等七大子題，後來本系「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與主辦人共同開會，依照審查錄用的26篇文章之主題重新編列分組，共開啟研討會當天（一）對話與影響（*dialogue et influence*）、（二）文化遺產（*patrimoine*）、（三）同一、異化、差異（*identité, aliénation, altérité*）、（四）翻譯（*traduction*）、（五）傳承、轉移和遷徙（*transmission et migration*）等五組對話主軸。

本書《跨時空的漢法文化對話》（*Dialogues transculturels franco-chinois*）收錄研討會部分文章共16篇，依照寫作語言和內容分為上下兩冊。

上冊《影響與轉譯》（*Influence et traduction*）以中文寫作，旨在討論中法兩國作家或作品彼此之間的影響，以及法國文學作品的中譯問題：林德祐論述台灣與法國女性詩學中以書寫重塑價值系統的企圖；盛鎧和許綺玲闡明〈一桿「稱仔」〉與〈克拉格比〉在敘事處理上的差別以及兩文作者之文學觀和社會觀；甘佳平以虛、實及社會政治等問題比較《人間喜劇》和《紅樓夢》兩部東西方小說；翁振盛嘗試理解阿鐸如何吸收轉化東方戲劇、哲學和醫學，從而構思一套新的身體理論，實踐理想的「完全劇場」；張昱卉探討程抱一的《天一言》和侯錦郎的畫冊《生命二重奏》中輪迴、死亡、永恆和身分認同等議題；林志芸研究馬里伏「重複對話者的台詞」技巧中的文字遊戲

之翻譯問題；蔡倩玟則比較漢法正式餐宴中飲酒禮儀與酒餚搭配情形。

下冊《差異與傳承》（*Altérité et transmission*）以法文書寫，主要研究漢法思想、語言、文化的異同與傳承問題：Sylvain Menant析論孟德斯鳩對中法兩國制度和法律之對等比較，以及其論述對今日法國體制之影響；Geneviève Artigas-Menant檢視夏勒及伏爾泰的作品，闡釋啟蒙思想裡不同面相的「中國神話」之表現；Paul Perron描述魁北克小說書寫與歷史文獻之間的緊密關連性，討論兩者間彼此相互交錯的關係；辛憶卿指出謝閣蘭與中國在思想和情感方面的交會；徐慧韻以中、法諺語流通的意象之相似性和語義上的關聯性呈現兩種文化在意義流通介面上的微妙對應；廖潤珮探討謝閣蘭針對文化相異性所提出之議題；Jean-Yves Hertebeise透過中法雙方對彼此的眼光，闡述中法文化對話的可能性和條件；洪藤月探究Proust的母親 Madame Jeanne Proust對他的作家生涯之影響；李招瑩則由貝爾單與北京傳教士的書信往返集了解其文化藝術政策。

因為來自不同學門和研究領域學者的參與，本專書討論內容得以豐富而多樣，共觸及漢法文學、社會、文化、哲學和翻譯等議題。每位學者皆於其中貢獻個人研究心得和所學所知，為「漢法文化」交流開啟更多、更廣的研究面向。未來可延續推動的研究議題有：翻譯研究（文化和語言差異所衍生的翻譯問題、法國文學經典譯注）、中法比較文學研究（法國文學對華人作家之影響、中國思想對法國作家之影響、中法文學對話）、文化差異研究（中法文化、民俗對話與比較）。我們期待本書的出版，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為往後國內各領

域的「漢法文化」研究學者開啟更多的研究議題和對話管道。

最後，我們衷心感謝各方研究「漢法文化」議題的學者參與，也感謝中大法文系系辦助理林蔚芷小姐於行政方面諸多的協助，讓大家的心血結晶得以出版，與學界朋友分享。

林志芸

「在消失的遠方，尋覓孿生心靈的回應……」 ——胡品清與諾艾依夫人的抒情詩比較研究

林德祐*

摘要

對胡品清而言，法國世紀末女詩人諾艾依夫人（Anna de Noailles）的詩歌美學與抒情風格是值得借鑑的女性書寫典範。諾氏的詩歌承襲雨果、拉馬丁式的浪漫主義傳統，將其中對大自然的禮讚轉化為女性細膩的感性，發展出有別於男性文人的語言。「她的詩作纖麗雋秀，充滿著色彩與形象的鮮活，而情感之細膩綿密又能在讀者心中引起顫悸與共鳴」，從胡品清對諾氏的譯介與研究可以瞥見她對這位法國女詩人的嚮往與認同。再者，胡品清的詩歌創作偏好以植物、大自然傳遞自我形象與生命的反思，透過女性人物入詩的手法表達對愛情的執著與體悟，實可與諾艾依夫人的詩歌構成對話，值得深入一探。然而，如果諾艾依夫人代表某種女性詩人理想的典範，胡品清依然挾帶自身殊異的生活經驗與文字的探索，創造屬於自己的抒情主體，展現出獨樹一格的藝術魅力。

本文擬透過植物、女性人物與愛情書寫等面向，通過文本細讀，探討胡品清作品中與諾艾依夫人對話的可能，析論其中對男性傳統文學挪用或超越等離合關係，透過對照與比較，探討台灣與法國女性詩學中以書寫重塑價值系統的企圖。

關鍵詞：胡品清、諾艾依夫人、浪漫主義、抒情主體、女性代面

* 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法文摘要

Conformément à l'esprit du colloque « Dialogues culturels franco-chinois », celui de faire croiser les différentes voix par-delà de la frontière géographique, la présente étude met en parallèle deux poétesses issues des deux cultures en question: Hu Pin-Ching (1921-2006), poétesse contemporaine de Taïwan et Anna de Noailles (1876-1933), poétesse française active dans le premier quart du XXème siècle. En effet, les deux femmes écrivains présentent bien des similitudes à plus d'un titre: tout d'abord, leur œuvre témoigne d'un vif attrait pour les plantes, les saisons et la nature, thèmes chers au romantisme sans doute, mais auxquels elles ont su insuffler une sensibilité toute féminine, un lyrisme aérien; ensuite, nos deux auteurs ont recourt très souvent à des figures féminines mythologiques dont le caractère rebelle et récalcitrant les fascine: Antigone, Ariane chez Noailles, Sirène, la folle et la sorcière dans les poèmes de Hu Pin-Ching; enfin, le thème de l'amour revient d'une manière obsédante dans leurs poèmes et les inscrit, sur le plan de l'écriture, dans une tradition inaugurée par *Lettres Portugaises* où celle qui écrit l'absence de l'autre finit par se concentrer sur le soi intime. On s'intéressera donc au lyrisme noaillien qui se déploie dans l'œuvre poétique de Hu Pin-Ching, en dirigeant une attention spécifique sur la question de la formation du sujet lyrique féminin au sein même de la domination patriarcale. En effet, l'œuvre poétique de Hu Pin-Ching établit un dialogue prégnant avec les textes d'Anna de Noailles et nous permettra de réfléchir, à travers ce périple d'Orient et d'Occident, sur la réception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dans la démarche créatrice des femmes écrivains.

Mots-clés: Hu Pin-Ching, Anna de Noailles, le romantisme, le sujet lyrique,
la *persona* féminine

一棵樹，一棵樹
彼此孤離地兀立著
風與空氣
告訴著它們的距離
但是在泥土的覆蓋下
它們的根伸長著
在看不見的深處
它們把根鬚糾纏在一起
——艾青，〈樹〉

胡品清（1921-2006）的詩歌創作始於六〇年代，1962年自法國返台任教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之後開始，作品大多發表在《文星》、《藍星》或《葡萄園》等雜誌，後期的作品亦發表於《創世紀》、《乾坤》、《笠》、《秋水》等台灣詩刊。1965年由文星書店出版她的第一部詩集《人造花》，其他的純詩創作集計有：《玻璃人》（1978）、《冷香》（1984）、《另一種夏娃》（1984）、《薔薇田》（1990）與《最後的愛神木》（2003）。¹ 從女性詩史的脈絡來看，胡品清經常與張秀亞、蓉子、夏虹、林冷同被歸類為六、七〇年代婉約派的詩人。² 八、九〇年代女性主義崛起，以「荒野地帶」的標誌界定女性詩學有待開發的研究畛域。在這股重新探掘女性話語、平反女性主體邊緣位置的研究風潮下，女性評論家重新探索胡品清詩作，以女性主體的觀點切入作品，捕捉女作家創作主體與女性特質深刻的關聯性。在重塑女性文學史的訴求下，評論家適切地勾勒出台灣

1 必須附帶說明的是，胡品清早期的作品經常是綜合各種文類出版成一本書，比方說《晚開的歐薄荷》（1966）、《仙人掌》（1970）、《夢之花》（1975）、《夢幻組曲》（1977）、《茫茫球》（1978）和《最後一曲圓舞》（1977）等書中共包含了散文、詩歌、翻譯小說或文學評論等文類。本論文探討的胡品清詩作不限於純詩集中的作品，有時亦會提及收錄在這些綜合性文集的詩作，或晚期未收錄成冊，散見於詩刊的零星詩作。

2 根據鍾玲、李元貞、孟樊與李癸雲等學者對台灣女性詩學所勾勒的文學史分期。

女性詩人的歷史，為女性書寫構築一個不從屬於男性文學史的脈絡。

除了援引女性主義的觀點，本文認為胡品清對法國文學的熟諳也對她的創作有一定分量的影響。事實上，在胡品清的創作背景中，法國文學始終扮演著引領、認同、接觸、對話的角色，形塑女詩人的風格、美學觀與藝術視野。在胡品清譯介的法國女作家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女詩人其實與她翻譯的詩人有藝術技巧上的吸收、轉化與承襲，其中尤以法國世紀末女詩人諾艾依夫人（Anna de Noailles, 1876-1933）對胡品清詩作有深刻的互文關係，值得我們深入探究。³

諾艾依夫人出生於巴黎，父親是羅馬尼亞貴族後裔，是她崇拜野性原始文化的來源；母親出身希臘詩人藝術家世家，灌輸她對古典希臘羅馬文化的熱愛。多重文化的薰陶成為她日後詩歌靈感的來源，豐富了她的藝術視野與生命。她的詩歌延續以雨果、拉馬丁為主的浪漫主義傳統，作品主要謳歌大自然與生命的熱切。除了浪漫主義，在她詩中也呈現受到波特萊爾、巴拿斯派、象徵詩派等詩人的影響。詩歌文字瑰麗纖細，以浪漫主義的講求格律與文字堆砌為依歸，詞藻華麗，以抒情見長。第一本詩集《多重的的心》（*Le cœur innombrable*, 1901）的主要走向是大自然的崇拜，傾向自然的泛神主義，就形式與大部分的主題審視，諾氏延續歇尼葉（André Chénier）、盧梭（Rousseau）、色南谷（Senancour）、拉馬丁（Lamartine）、雨果（Hugo）、早期的波特萊爾（Baudelaire）等浪漫詩人的精神，通過對自然的頌揚，重拾日漸式微的浪漫主義主題。雖然承襲了許多男性詩人的影響，諾氏也能發揮自己女性感性，締造特殊的風格，從幾個面向可以看出：以女性感官投注對花草植物的熱切、從抒情的文字中

3 胡品清在六〇年代初期譯介了一系列的法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詩人，起先收錄於文化大學出版部發行的《胡品清譯詩及新詩選》（1962），後於1976年由桂冠出版社就法國詩的部分重新單獨出版成為《法蘭西詩選》，共計詩人二十家，在這二十家中，除了較為人熟悉的波特萊爾、魏爾崙、克羅德爾、阿波里奈爾、聖約翰、波斯等詩人，還包括三位女詩人：瓦爾摩、諾艾依伯爵夫人、克萊爾、戈爾。除了以譯介的方式提及諾艾依夫人，胡品清亦於散文創作中多次談到這位法國女詩人，儼然是自己尋覓的文學知音。

尋覓對抗外界沉淪的拉引、垂注一些被摒除於男性文人傳統的議題，如女性與自然、夢幻的關係。後來的詩集除了延續這份對自然的探索與熱情，死亡的主題開始蔓延，使她的作品出現如古典時期的格言錄的警世風格，探索存在的焦慮與對死亡的迷戀，《日子的陰影》（*L'Ombre des jours*, 1902）、《璀璨集》（*Les Éblouissements*, 1907）、《生者與亡者》（*Les vivants et les morts*, 1913）、《永恆的力量》（*Les Forces éternelles*, 1920）。從天真浪漫的抒情，擁抱大自然、如數家珍的貯藏世界的豐美，以物質面與精神面，到對痛苦與死亡的沉思，她始終以詩人之姿，聆聽大自然，聆聽自己的身體。如果她在以男性為傳統的文學史中的影響力相當有限，她卻吸引了一群女性詩人，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好時代（*La Belle époque*, 1879-1914）的女性詩人，如：杜薇爾（Gérard d'Houville）、韋薇恩（Renée Vivien）、德拉瑪杜斯（Lucie Delarue-Mardrus）、索娃日（Cécile Sauvage）、杜格特（Marie Dauguet）。但由於文學批評總是由男性觀點對女性作家評論，當時法國多數批評家或者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或者摒拒主流之外，反映出男性傳統主流對女性詩人的曲解與排擠，也呈顯女性詩人在創作上遭遇到的拘制。

文學影響是跨國界、跨現實、跨時空的。作為法國現代詩的翻譯家，胡品清的詩歌創作不能不受到影響，法國詩歌各流派的多重聲音，組成胡品清的抒情主體。在眾多的互文影響支流之中，本文特別針對諾氏抒情作為胡品清詩歌的主要參照，其原因可歸納為三：

（1）兩位女詩人皆暴露於浪漫主義、巴拿斯派與象徵主義相互消長的文學思潮中，諾氏透過閱讀主流文學直接吸收挪用，胡品清則透過詩選編譯進入書寫行列；（2）在影響之外，兩位女詩人浸浴東西方文化，詩行中經常可看出中西文化交匯：胡品清詩中西化的意象⁴，諾艾依詩行中東方主義的影子；（3）然而，真正使她們交會的則是

4 史紫忱為《玻璃人》撰寫評論時便提及胡品清的詩「用東方精神作骨幹，以西方彩色做枝葉」。

深入挖掘女性特質的書寫，形成男性傳統主流之下或邊緣一種潛在的勢力，通過被邊緣化的範疇主題，從認同主流、抗拒主流進而回返自身，以分裂的、掙扎的、遭驅逐的自我，在書寫中重構自我。

本文試圖以女性主義觀點，將胡品清的詩歌創作放置在法國二十世紀初女性詩人的脈絡中，透過互文閱讀的方式重新理解胡品清抒情詩的內蘊，將她的詩作與諾艾依夫人的抒情詩置放於同一文學史的軸線上。各國的文學史縱然有它自己的命運與消長，卻在跨時空、跨語境的情況中出現類似的展演路線。文學的繼承不見得一定從單一民族中審視，值得注意的是，特定地方的文學如何在其他的民族或個人等場域中施展其影響力，通過人類共同的記憶與想像空間，在異地培植出殊異的創作主體。「原有的文化、語言和地理界線變得模糊不清，『越界』成為一種必然的書寫策略」（張曉紅 53）。本文分別從植物書寫、女性人物的寄託與戀愛模式的構築等三個面向陸續探討兩位女詩人的異同與交會。

一、花精木魅vs.嗜光植物

花草植物等大自然主題是浪漫主義以降的傳統，儘管如此，兩位女詩人卻傾注自身女性感受力，使同樣的主題激盪出殊異的旨趣。花草與女人的相映成趣與舊有的語言系統有疊合的仿效與因襲的套用，但更有分道揚鑣的自我書寫。在諾艾依夫人詩行中，植物經常是自我展示、慾望陳述的托喻，因此與胡品清的詩歌構成第一個對話的空間。胡詩中的植物書寫佔其創作重要比例，以植物為書名者為數眾多：《晚開的歐薄荷》（1966）、《水仙的獨白》（1972）、《芒花球》（1978）、《細草》（1996）、《最後的愛神木》（2003）、《砍不倒的月桂》（2006），突顯植物在胡品清的書寫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兩位女詩人的作品展現對植物世界的追求與嚮往；她們的作品充滿拈花惹草的情趣，同時帶來視覺、嗅覺的感官，增添詩中大自